



早期《楚辞》评点校刊者冯绍祖考论

罗剑波

摘要：冯绍祖校刊《楚辞章句》是较早问世且影响深远的一种评点本，对于该本校刊者冯绍祖，目前学界了解较少。经过考证发现，冯绍祖为冯颢之孙，与黄汝亨交善，且有书信及宴饮唱和之往来。其评论《楚辞》，注重屈子之“怨”情，推重屈赋，许之为“情文”，同时在《楚辞》版本择取上，以古为尚，“断以王氏本为正”。

关键词：《楚辞》评点；冯绍祖；考论

在《楚辞》评点史上，万历十四年(1586)冯绍祖校刊王逸《楚辞章句》，是较早问世且影响深远的一种，该本由于校刻精审、择选周切，自问世后，连年刊刻，广为关注，直至清代。但冯绍祖是何人？其家世、生平如何？其对屈原及《楚辞》的认识怎样？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考察和探知。

一、冯绍祖家世及其与黄汝亨之交游

历代史籍、方志及学术界相关研究中关于冯绍祖的介绍可谓凤毛麟角。冯绍祖有《校楚辞章句后序》一篇，题“万历丙戌月轨青陆朔盐官冯绍祖绳武父书于观妙斋”，于该书每卷卷首又题曰“明后学武林冯绍祖绳武父校正”。^①后世关于他的相关介绍，皆由此而来。如姜亮夫《楚辞书目五种》云：“冯绍祖，按字绳武，盐官人。”^②池秀云《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》释“观妙斋”云：“冯绍祖，观妙斋为刻书室名，明武林人。万历年间刻《楚辞》十七卷，附录一卷。”^③瞿冕良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有“观妙斋”条，云：“明万历间杭州人冯绍祖的室名。绍祖字绳武，刻印过《楚辞章句》17卷《附录》1卷。”^④

“盐官”，原为官名，西汉吴王刘濞煮海为盐，设“盐官”。后指地名，即浙江海宁县，属杭州府。《明一统志》云：“海宁县，在(杭州)府城东一百二十里。本汉海盐县地，属会稽郡。吴王濞于此立盐官。三国吴因置盐官县，属吴郡。隋属余杭郡。唐初属东武州，寻并入钱塘，后复置属杭州。宋因之。元升盐官州，后更名海宁。本朝洪武初，改州为县，编户三百五十六里。”^⑤杭州别称“武林”^⑥，故冯绍祖又自称“武林”人。

又核冯本“观妙斋重校《楚辞章句》议例”之“核评”云：“兹悉发家乘，若张氏《楚范》、陈氏《楚辞》、洪氏《随笔》、杨氏《丹铅》、王氏《卮言》等集，一一搜载。而先王父小海公间有手

① 冯绍祖校刊：《楚辞章句》，明万历十四年(1586)刻本。

② 姜亮夫：《楚辞书目五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，第23页。

③ 池秀云：《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，第346页。

④ 瞿冕良：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，齐鲁书社1999年，第126页。

⑤ 李贤：《明一统志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73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。

⑥ 李贤《明一统志》：“(杭州)郡名‘钱塘’，陈名。‘武林’，因武林山而名。‘古杭’，隋名。”又云：“武林山，在(杭州)府城西南一十五里。《汉·地理志》注：武林山，武林水所出，亦曰‘灵隐’，曰‘灵苑’，曰‘仙居’。或谓：本名‘虎林’，唐因避讳，改‘虎’为‘武’。”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泽,随列之。”按,“小海”,为冯觐别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:“冯觐,明浙江海宁人,字晋叔,号小海。嘉靖二十三年进士。官至广东按察副使。”^①据绍祖“先王父小海公”云云,知其为冯觐之孙。检历代书目,冯觐有《小海存稿》八卷,已亡佚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可略窥其大概:“是集诗三卷,文五卷,乃其子有翼所编。张瀚序称其简易明畅,不假雕琢,颇非溢美,然才地颇弱,未足名家。”^②冯觐又选编《秦汉文抄》12卷,录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两篇^③,以为“屈原辞、贾谊赋,以文尤雅驯,赏识家亟播颂云”^④,此种认识,亦可与其批点《楚辞》之举相互印证。这种家学渊源,对于冯绍祖重刊王逸《楚辞章句》,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冯绍祖校刊《楚辞章句》,卷首有黄汝亨作《楚辞序》,兹摘录如下:

儒家谈文辞,则《庄》、《骚》并称云。间或以庄生浩荡自恣,诡于大道,其言多洸洋幻眇,不可训。屈《骚》所称古连类,与经传不合,小疵《风》、《雅》。总之,文生于情,庄生游世之外,故清浊一流,醉醒同状,寄幻于寰中,标旨于象先。而屈子以其独醒独清之意,沉世之内,殷忧君上,愤懑混浊。六合之大,万类之广,耳目之所览睹,上极苍苍,下极林林,催心裂肠,无之非是。辟之深秋永夜,凄风苦雨,郁结于气,宣畅于声,皆化工馥,岂文人雕刻之末技,词家模拟之艳辞哉!马迁读庄生书而归之寓言,此可与言《骚》也已矣!宋玉而下,有其才而非其情,贾谊有其情而非其才。谊之泣以死也,又其甚者也。亦犹晋人者之嫉物轻世也,庄之流也。相如因缘得意,媚于主上,所为《子虚》、《大人》之篇,都丽寥廓,乏于深婉,其情可知已。道不同不相为谋,呜呼!此《反骚》之所以作也。儒者探《易》之幽,而参于《庄》,讽《诗》之深,而参于《骚》。参于《庄》可以群,参于《骚》可以怨,其庶几乎!然《庄》多善本行世,而《楚骚》独缺。俗士罕及之。绳武博物能裁,搜自刘、王讫于近代,齿间合文,要于神情,斯不亦符节骚人,而升之风雅之堂哉。万历柔兆阉茂之岁夏且朔。

黄汝亨,晚明著名文学家,字贞父,浙江仁和人,号泊玄居士、寓林居士。万历戊戌(1598)进士,授进贤知县,升南京工部主事,历礼部郎中,出为江西提学僉事,转布政司参议,有《寓林集》、《天目游记》、《廉吏传》、《古奏议》等传世^⑤。其《楚辞序》对后世有较大影响。如凌毓枏校刊套印本《楚辞》,就选录其中“屈子以其独醒独清之意”至“词家模拟之艳辞哉”一段,与“宋玉而下,有其才而非其情,贾谊有其情而非其才”一句,作为眉评^⑥。而蒋之翘校刊朱熹《楚辞集注》(即《七十二家评楚辞》),将“然《庄》多善本行世”以下删除后,其余部分则全部收录,置于卷前“《楚辞》总评”处^⑦。黄氏此《序》无疑为冯本增色不少。而其所言“然《庄》多善本行世,而《楚骚》独缺。俗士罕及之。绳武博物能裁”云云,又暗示出对绍祖的嘉许与熟悉。

今核黄汝亨《寓林集》卷23,有“与冯绳武”书一封。文云:

足下跛能履耶?无乃为平原门下买笑耶?此物宜起不宜下,宜静不宜动。山中爽气竟秋,命童子移竹床,据而挥尘,漱以名茶,令湿火从毛孔中四出,胜太乙金针多矣。^⑧

《寓林诗集》卷一又有五言古诗“冯绳武招饮湖舟兼呈凌四元礼时元礼小恙”一首:

晨光曜疏峰,绪风纾青阳。林气澹素秋,悲哉思如狂。何以写我忧?尊酒命咏觞。湖水净

①纪昀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1997年,第2455页。

②纪昀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2455~2456页。

③冯觐视屈原为秦人,误,故为四库馆臣所讥,以为“冠以《楚词》,惟录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二篇,题为秦人,是不足与论矣”。见纪昀等著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2455~2456页。

④见冯有翼辑:《秦汉文抄·凡例》,明万历十一年(1583)清音馆刻本。

⑤参冯梦祯《快雪堂集》卷三(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影印万历四十四年黄汝亨、朱之蕃等刻本)。另,曹溶《明人小传》、朱彝尊《明诗综》、陈田《明诗纪事》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江西通志》、《仁和县志》等,俱有黄汝亨的相关记载,亦可参。其中尤以《仁和县志》与《江西通志》所载为详。《仁和县志》云:黄汝亨,字贞父,脑后棱棱有奇骨,目如曙星。万历戊戌进士,授进贤知县。邑多浮赋,汝亨上书台司,力争之,宽其征催。又为建仓水次民,不病输輓。暇则与诸生论文,搜剔名胜,复竹林旧址,寻戴叔伦栖隐处,筑栖贤院。为坛自署坛石山长,奏最以忘者。左迁,久之起南工部主事,升礼部郎中。视学江西,力持风格,竿邮屏绝,尝以片言定诸王孙之变,无敢哗者。进参议,备兵湖西。踰年谢病归,结庐南屏,题曰寓林,以著作自娱。持缣素碑版请者,望于道。每邀客六桥之阴,轻舟软舆,踪迹继至,则启窗一笑,酒茗交行,挥翰如飞。人有得其片札者,时以为荣焉。”沈朝宣纂修《仁和县志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影印清光绪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武林掌故丛编本。

⑥凌毓枏校刊:《楚辞》,明万历二十八年(1600)刻朱墨套印本。

⑦蒋之翘校刊:《楚辞集注》,明天启六年(1626)刻本。

⑧黄汝亨:《寓林集》,明天启四年(1624)吴敬、吴芝等刻本。

游氛,扁舟极徜徉。严整朗几席,芙蓉揽衣裳。顾盼迟行杯,谈论披中肠。高会及须臾,握手夜未央。人寿亦几何?荣华等朝霜。阮籍沉名饮,刘伶诵短章。涉世似已诞,韬精诂云荒。捐俗在无营,达情自不伤。寄言餐霞人,参术非良方。^①

由于冯绍祖无诗文传世,其与黄汝亨之交往情况,于黄氏诸书中仅见此二例。前者反映了绍祖病恙之时汝亨及时问候之情形;后者则折射出他们宴饮咏觞、吐露心声之情状。黄汝亨为仁和人,冯绍祖为海宁人,两县相邻,往交密切,也正因如此,在冯绍祖校刊《楚辞章句》之时,黄汝亨即欣然序之。

二、由《后序》、《议例》看冯绍祖之论《骚》

冯绍祖有“校楚辞章句后序”,又有“观妙斋重校楚辞章句议例”五则。因其著述情况不详,兹以此《后序》、《议例》为据,就其论《骚》作些考察。

冯绍祖“校楚辞章句后序”云:

不佞非知《骚》者也,而謏謏慕《骚》。读“伤灵修”、“从彭咸”语,见谓庶几《谷风》、《白华》之什,而哀怨过之。观《哀郢》、《怀沙》,则忿怼浊世,湛没清流,以世无屈子忠也者,而屈子遇;无屈子遇而屈子忠也者,心悲之!差、玉以下二三君子,法其从容,而祖其辞令。方且以柔情入景,语藻缜易深厚。至《九辩》诸篇,而乃始矩武其则,而功令奉之,彼犹然自好者也。盖不佞居恒谓屈子生于怨者也,故鞿悦不胜其呻吟。宋、景诸人,生于屈子者也,故呻吟不胜其鞿悦。要以情文为统纪,岂可过乎!是编也,不佞非以益《骚》,而聊以毕其所慕,繫起穷愁而掄伊郁也。若曰或印之而或抑之,则不佞乌敢开罪灵均,而为叔师引咎哉!嗟乎!子云《反骚》,至其论《玄》也,则谓千载之下有子云。谓千载之下有子云者而知《玄》,毋乃谓千载之下,有屈子者而知《骚》乎哉!万历丙戌月轨青陆朔盐官冯绍祖绳武父书于观妙斋。

绍祖此序对屈子之文、之为人作出极高评价,以为其文可堪比《诗经》,或甚而过之;其人为臣子者千古之模范,其遭际则令人深感悲伤与同情。屈子其人如此,其文更堪比经典,后世慕其影踪,自非可与其同一并论。因此,绍祖“謏謏慕《骚》”,除以上所述外,重新校刊王逸《楚辞章句》,亦有欲使屈子之文流传千世之用心。

此外,绍祖此《序》,亦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者:其一,以《诗》较《骚》。《诗》、《骚》相较,是《楚辞》批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又影响深远的话题。早在汉代,围绕这一点就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。对此,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有所总结:

昔汉武帝爱《骚》,而淮南作《传》,以为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,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,若《离骚》者,可谓兼之。蝉蜕秽浊之中,浮游尘埃之外,皦然涅而不缁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。班固以为“露才扬己,忿怼沉江;羿浇二姚,与《左氏》不合;昆仑悬圃,非经义所载;然其文辞丽雅,为词赋之宗,虽非明哲,可谓妙才”。王逸以为“诗人提耳,屈原婉顺,《离骚》之文,依经立义,驰虬乘鸞,则时乘六龙;昆仑流沙,则《禹贡》敷土;名儒辞赋,莫不拟其仪表,所谓金相玉质,百世无匹者也”。及汉宣嗟叹,以为皆合经术;扬雄讽味,亦言体同《诗》《雅》。四家举以方经,而孟坚谓不合传,褒贬任声,抑扬过实,可谓鉴而弗精,玩而未覈者也。^②

汉代诸家,无论“举以方经”者,或是“谓不合传”者,在刘勰看来,均未允“厥中”,故其有“任声”、“过实”之叹。在重新“征言”、“核论”后,他得出《楚辞》“四同”、“四异”于经书的结论。而审此冯绍祖“读‘伤灵修’、‘从彭咸’语,见谓庶几《谷风》、《白华》之什,而哀怨过之”云云之语,其用意似与以上诸家一样,是欲以《诗》为标准,来反观《骚》之价值。

今核《谷风》见《诗经·小雅》,前有毛序云:“《谷风》,刺幽王也。天下俗薄,朋友道绝焉。”孔颖达《正义》云:“作《谷风》诗者,刺幽王也。以人虽父生师教,须朋友以成。然则朋友之交,乃是人行之大者。幽

① 黄汝亨:《寓林诗集》,明天启四年(1624)吴敬、吴芝等刻本。

② 王利器:《文心雕龙校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,第27页。

王之时，风俗浇薄，穷达相弃，无复恩情，使朋友之道绝焉。言天下无复有朋友之道也，此由王政使然，故以刺之。”^①《白华》亦见《诗经·小雅》，前毛序云：“《白华》，周人刺幽后也。幽王娶申女以为后，又得褒姒而黜申后。故下国化之，以妾为妻，以孽代宗，而王弗能治，周人为之作是诗也。”孔颖达《正义》云：“《白华》诗者，周人所作，以刺幽王之后也。幽王之后，褒姒也。以幽王初娶申女以为后，后得褒姒，而黜退申后，褒姒妾也，王黜申后而立之。由此故下国诸侯化而效之，皆以妾为妻，以支庶之孽，代本適之宗，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。使天下败乱，皆幽后所致，故周人为之而作《白华》之诗，以刺之也。申后之黜，幽王所为，而刺褒姒者，言刺褒姒则幽王之恶可知，以褒姒媚惑，以至使申后见黜，故诗人陈申后之被疏远，以主刺后姒也。”^②

以上二诗，均反映了周幽王时王政衰微、风俗败坏之境状。“穷达相弃，无复恩情”，尤其是《白华》所反映的以妾代主、诸侯以支庶代本宗之情形，与屈子之时，怀、襄二主以谗佞为忠信，以奸邪为贞正以及“芳草”变节之行相比，是何等相似！“初既与余成言兮，后悔遁而有他。余既不难夫离别兮，伤灵修之数化。”（《离骚》）屈原失望之极，愤激之至，无奈处呼天抢地，遂抱“依彭咸遗则”、“从彭咸所居”之心志。此与上引二诗相较，可谓愤激之心同，而哀怨之情甚或过之。绍祖所论，其意应在此。

其二，屈赋生于怨情。

如上所述，绍祖在将《离骚》与《谷风》、《白华》比较时，已涉及这一问题，并言其“哀怨过之”。又云：“盖不佞居恒谓屈子生于怨者也，故鞅轹不胜其呻吟。宋、景诸人，生于屈子者也，故呻吟不胜其鞅轹。要以情文为统纪，岂可过乎！”在其看来，《离骚》是屈原情感堆积之下的自然流露，是对其自身怨愤之情的排解和抒写，是“以情文为统纪”者，故能做到情文兼胜，而非宋、景诸人可比。

其实最先注意到屈子之“怨”情者，是西汉刘安。刘安曾奉汉武帝之命作《离骚传》^③，《离骚传》原有叙，总论屈原著《骚》旨意及《离骚》内容、特点等。据汤炳正先生《〈史记·屈原列传〉理惑》^④一文考证，刘安《离骚传》之叙，被后人分割插入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中。今从《屈原列传》抽出相关文字，摘录如下：

《离骚》者，犹离忧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。谗人间之，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喾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，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，举类迩而见义远。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污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^⑤

刘安以为，屈原作《离骚》，“盖自怨生也”。刘安如此立论，着眼点在于儒家传统的《诗》教观念。“盖自怨生”，实用孔子所谓《诗》可以“怨”之意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“可以怨”，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孔安国曰“怨刺上政”。邢昺疏云：“‘可以怨’者，诗有君政不善，则风刺之。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可以怨刺上政。”^⑥《离骚》虽是屈原“怨”情之表现，但以儒家《诗》教观念来看，诗人之“怨刺”，因“君政不善”而发者，是完全合乎要求的。因此，《离骚》之怨，在刘安看来，亦是合情合理。刘安以“忠怨”概括《离骚》之意旨，就在于要指出屈赋是完全符合儒家文艺观念之要求的。故《离骚传·叙》又云：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”

由此来看，冯绍祖之“屈子生于怨者”，与刘安之“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”之间，当有某种联系，

①孔颖达：《毛诗正义》，载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，第459页。

②孔颖达：《毛诗正义》，载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496页。

③见《汉书·淮南王传》，文云：“时武帝方好艺文，以安属为诸父，辩博善为文辞，甚尊重之。每为报书及赐，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。初，安入朝，献所作《内篇》，新出，上爱秘之。使为《离骚传》，旦受诏，日食时上。”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2145页。

④汤炳正：《屈赋新探》，齐鲁书社1984年，第1~22页。

⑤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，第2482页。

⑥何晏等注，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》，载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525页，。

或言冯氏持论即由刘安《离骚传·叙》而来。冯本《楚辞章句·离骚》卷末总评所引第一位就是“淮南王安”，所引曰：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”又曰：“蝉蜕于浊秽之中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，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这足可证明绍祖对于刘安之评《骚》论点是熟悉的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尽管如此，其着眼点与刘安已有了很大不同：绍祖在叙述时，虽然也强调屈赋之生于“怨”，但其目的是欲指出这种“怨”情在作品中所起到的支配作用，而非如刘安那样意在表明屈赋之符合儒家诗教规范。

冯绍祖又有“观妙斋重校《楚辞章句》议例”，今将其中“印古”、“铨故”、“遴篇”三则摘录如下：

第一印古

《楚辞》先辈称王逸本最古，盖去楚未远，古文不甚流滥脱舛耳。后人人各以意撝易，若晦翁所次《九辩》诸章，固自玢幽，要非古人之旧矣。今一意存古，故断以王氏本为正。

第二铨故

《楚辞》解当汉孝武时，已令淮南王安通其义矣。惜乎言湮世远，今不复存。东汉王逸汇其故为《章句》，盖其详哉！至宋洪兴祖、朱晦翁，俱有补注，总之不离王氏者居多，兹专主王氏《章句》。洪、朱两家，间有裨益处，为标其概于端，俾读者得以详考，亦毋混王氏之旧焉。

第三遴篇

《楚辞》编于刘子政者十六卷，《章句》于王叔师者十七卷。至唐、宋而下，互有编次。而《楚辞后语》，则朱子仍晁无咎氏之故云。今主《章句》则仍《章句》，即莫贍《后语》不论矣。

于此则又见冯绍祖“崇古”的论文倾向。其刊刻《楚辞》，择以《楚辞章句》为底本，即说明了这一点。“王逸本最古”，“去楚未远”，“古文不甚流滥脱舛”，而“后人人各以意撝易”。即使是在明代影响甚巨的朱熹《楚辞集注》，由于“要非古人之旧”，亦为其所不取。而“铨故”、“遴篇”亦是循此原则。

绍祖这种“崇古”倾向，似应受到其祖父冯颀的影响。冯颀与汪道昆交好，汪氏在叙及与冯颀“同舍”共事时的一段经历时说：“及晋叔守尚书郎，则不佞同舍。于时诸曹群聚而讲业，不佞默默而目亲之。即不言，二三君子故知其有合也。及不佞操户说，晋叔默默而目亲之。即不言，不佞固知其有合也。”^①汪氏为明代复古派之重要人物，可与以王世贞为代表的“后七子”并肩。上引“群聚而讲业”、“固知其有合”者云云，当有指两人复古主张相同之意。此外，据冯颀之编著情况来看，亦可见出其复古的文学倾向。冯颀曾编选秦汉古文百六十篇，又曾批点《商子》与《楚辞》，其所属意，均在于先秦两汉之间。这与前、后七子所主张的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，颇有相合者。就冯绍祖而言，其校刊王逸《楚辞章句》，用意似在于延续、实践冯颀的这种复古倾向。

综上所述，因材料所限，我们可对冯绍祖作以下简单描述：冯绍祖，字绳武，浙江海宁人，为明故进士、广东按察副使冯颀之孙。与黄汝亨交善，且有书信及宴饮唱和之往来。其评论《楚辞》，注重屈子之“怨”情，推重屈赋，许之为“情文”，同时在《楚辞》版本的择取上，以古为尚，“断以王氏本为正”。

●作者简介：罗剑波，《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编辑部、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；上海 200433。

Email:luojianbo@fudan.edu.cn。

●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(13CZW021)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(11YJC751055)

●责任编辑：何坤翁

①汪道昆：《秦汉文钞序》，载冯有翼辑：《秦汉文钞》，明万历十一年(1583)清音馆刻本。